

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的回憶

葉雪淳

家鄉少年

我 1930 年 1 月 18 日出生，是竹南海岸線的中港人。我是獨子，出生時是家中唯一的寶貝。

這一天是禮拜六，中午下著毛毛雨，老爸去媽祖宮對面詹產婆來接生，順便溜去產婆家隔壁的阿和玉突屋（日語“玉突屋”系撞球場）玩一手。球是兩白兩紅的四個，打白球，撞到一白一紅得二分，兩紅得三分，全部得五分。

我兩歲時，老爸在竹南開了一家玉突屋，給客人計分的小姐叫做“給睦特曆”，都是檳榔西施級的美麗。三叔阿枝也是撞球老手，他大我 10 歲，我小學下課後，幾乎每天都跟著三叔，坐在阿和玉突屋的長板凳上，看他現一手。三叔的朋友，有一位叫做昂保的，還託我代約美麗的給睦特曆的會，請這位新竹來的美麗小姐晚上打伴後，到媽祖宮後面公園和他散步。昂保告訴我：“我要吐口水給她吃……”當時，我不知其中奧妙，心裡只想他為什麼這樣子髒。他們後來結婚了，公開媒人卻是小學生，真是驚天動地之舉。

三叔是當時鄉下樂團中有名的手風琴手，他們還到過當時的臺北放送局廣播演奏，很難得。他們幾位晚上通常在我家練習演奏，我是一路跟到底，團長還教我拉小提琴和他們一起合奏，但很可惜，雖然用心學習，卻不成氣候，後來沒有真正練成為小提琴家。

雖然如此，但是我仍能保持“一路做到底”的正級長（班長）身份。只有小學（當時是公學校）二年第一學期，由鄭金髮做正級長，我做副級長之外，其他的 17 個學期，都是我當正級長。日本時代，一個學年分為三個學期，有幸，如今好不容易我仍完整地保存好這 17 張正級長任命證書。

4 歲時，趁沒有人時，搬了板凳，再用水果糖小鐵皮盒墊高，爬上去摸走廊上的電源總開關，即時被電擊摔了下來，算是第一次接觸。

就是這一年，阿姑出嫁新竹黃家。阿姑名月嬌，小老爸二歲，姑丈名黃邦玉，豐原人，在新竹法院上班。他們婚後常回來中港，帶葡萄或高級食品給我吃。。

也是這一年，來了一位姐姐。是詹產婆的第三女兒，名如金，大我 5 歲，是一位非常難得的大美人。詹產婆，就是將她的第三女兒給了我們家，如金姐姐常背我出來散步。真不幸，如金姐姐 17 歲時，在花蓮港為愛而自殺了。

5 歲，昭和十年大地震。

地震起於大清早，三叔抱了我就跑，在門外看到對面阿婆，被門壓著脖子伸出舌頭，好恐怖。我們繞了巷子，從後面走進隔壁外公家的稻埕避難。很多人都跑來這裡，頓時熱鬧了起來。

之後，公學校一年級時，阿公先蓋了我家後面一棟平房，前面是沒有倒塌的老廚房，裡面堆滿著從瓦礫中撿回來的老樟木木料，有一隻貓，喜歡在木料堆裡生小貓，很好玩。

再前面，是阿公用魚箱木板圍起來的籬笆，門上還有一層小屋頂，掛了不小的燈泡，看起來很舒服。門一進來，右邊有放腳踏車的木頭小屋，裡面有一塊三公尺長大黑板。

四叔阿福，大我 6 歲，畫功一流，常教我在黑板畫圖。有一次，他教我用一筆連續畫出一隻老鼠，但是，我怎麼畫都畫不成功，結果哭了，四叔也哭在一起。

最前面的二層樓洋房，是二年後才蓋的。外觀造型，模仿了新竹東門的一家傢俱店，有一個圓形的窗。從二樓大窗，向東望去，淡藍色的雪山連峰，無邊無際。有個酒桶山，方方的中間，還開了一個洞。有一個同學，聽大人說，洞裡有大蛇小蛇捆在一起，溢出洞外。再右邊，括弧線形山嶺，誘惑力十足。

連峰下麵(面)海岸山脈，更是明顯。一片綠色中，小小山路，山頂小房，好像都看得見似的，等著你去玩。後來，學地質學時，真的去了，那是山豬湖西邊，在其小小溪穀中，還采了化石。

蓋這棟洋房，當時要 3000 多塊，阿公好像向別人借了一些錢。我讀中學一年級時，有一個住在公地的魚販叫做連水發，常來我家要債，說是阿公向他借過 200 塊。常來罵，罵得很大聲，連隔壁人都聽得到。說我們不要臉，他要搬走我家的電唱機。

阿公早已於我讀公學校 5 年級時成佛，而我老爸他們男的這時都不在中港。奇怪，我家男的在的時候，為什麼不來要債，真是一件納悶事。

戰爭結束時，這個人在賭場算是大尾的，卻為了一點小事得罪了一個南洋當兵回來的年輕小夥子，結果被殺。在一個星光燦爛的傍晚，中港街仔人都坐板凳在街道兩旁納涼，忽然間，斜對面傳來“磅”一聲，跟著“殺人”聲音響亮無比。

這位老紳士叫做洪火生，中港街仔人叫他火生仔伯，是日本時代被流放過火燒島的好漢。果然是內行，一聽到“磅”一聲，就知道是殺人的刀聲。

阿公在中港魚市場工作，吃魚免錢。又經營中港街仔唯一的冰塊大賣店。他當時做中港第五保保正，在地方上還有點名氣。

我去買東西時，大部份的店都認得我，通常是說：“跟你阿公算好了……”就是這樣，他們要記帳，而硬是不拿我的錢。我知道他們是真的跟阿公算的，至於算多算少，反正阿公都不在意，也不會問我。

日本時代學徒兵

阿媽有一些朋友喜歡玩四色牌。

日本時代，玩四色牌是小事，但被巡查抓到，逃不過拘留。她們愛玩，就常被巡查抓去竹南郡役所拘留飼蚊子。這時候，她們就要找阿公，因為有阿公的一通電話，即時釋放。

我老爸，日本時代在臺灣合同電氣株式會社竹南支店做會計。當時，臺灣有兩家賣電的公司，一家是臺灣合同電氣株式會社，另一家是臺灣電力株式會社。阿公和臺灣合同電氣株式會社竹南支店簽約，包收其“電火錢”（即電費），傭金為百分之五。當時，北從香山南到三叉（現在三義）、通霄範圍不算不大。所以，晚上我得做童工，參加填寫一大堆三聯的電費收款單。老爸說這是在練寫字。後來，我寫的字斜斜的，好像要向人家收錢的字體，就是那時定型的。這樣，大概做了 4 年多，一直到臺灣合同被臺灣電力合併為止。

公學校 5 年秋天，阿公生病，是肝癌。我陪阿公住院，臺北帝國大學附屬病院澤田內科。天下間，阿公最重要，阿公生病，我悲傷得不想再讀書了。為此，公學校老師潘萬枝先生（田英治先生）罵得很凶。11 月初，阿公真地死了，我足足哭了一個月。

次年，竹南公學校改為竹南宮前國民學校，竹南尋常小學校改為竹南國民學校，年底發生珍珠港事變，我過年 4 月畢業，有幸以第一名的成績考進新竹州立新竹中學校。這在當時是一件大事，為此時是否是真，我的老師有田英治先生和日本人老師長澤先生爭論，兩位在教室走廊打起架來。後來坐火車到新竹中學校，查明屬實，長澤先生才認輸。

這一年，竹南宮前國民學校，考上新竹中學校的只有二人，一個是六年三組的許澄清君和六年一組的我。一年前從竹南公學校考上新竹中學校的也只有三位。曾群芳、葉雪照、林金江，都是六年一組的。新竹中學校，日本小孩占多數，每年錄取 150 位中，臺灣小孩只收 30 多位。

1945年4月，要升中學四年級時，被調去做學徒兵，稱為“學徒警備召集”。四年級全部，三年級日本人全部以及較大的臺灣人，這一年畢業而沒有考上上級學校的畢業生全部。

本來，中學是五年制，但是戰爭末期，從我的前一期開始，中學改為四年制，高等學校的高等科也從三年改為二年制。日本時代，升學的順序是，中學、高等學校的高等科、大學，或是，中學、大學預科、大學，或是，高等學校的尋常科、高等學校的高等科、大學。

在臺灣，高等學校只有一家，就是臺北高等學校，大學預科也只有一家，臺北帝國大學大學預科，臺北高等學校的校址在現在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。小提琴家胡乃元的老爸，胡鑫麟博士，讀過臺北高等學校尋常科，說是尋常，事實並不尋常。這裡每年只收一位臺灣人。

有一個人，在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，讀完二年，之後改行去演戲。戰後被送火燒島12年，出來後，經廣告公司、邵氏公司，之後自創歐亞電影公司，而當紅時，不幸死於鼻癌。他就是戴振翹，是臺北帝大預科的第一期生（稱為“預科醫類一回”）。戴振翹兄，才貌雙全，尤其文學方面，在所謂“老同學”之中，無人能與其相比。

也有中學後，進高等工業學校或高等商業學校、高等農業學校，之後，再進大學。這樣升學的順序，被認為是差人一等的所謂“旁系入學”，但一般不多。簡單一句，不是經過高等學校來者，通通是旁系入學，關係到以後升官的問題。

做學徒兵時我屬於臺灣新竹州新竹學徒特設警備第6大隊。4月15日，被編入第一補充兵役。

日本自稱為法治國家，這樣強制執行，與大陸人的拉兵有何不同，究竟有何法律依據，不無疑問。

一開始，是駐守在通霄。此時美軍已經開始攻擊沖繩，好像對臺灣沒有興趣，雖然如此，對臺灣空襲越來越密集，幾乎每日都有。我們都躲躲藏藏在山谷中，但是經過山谷的美國轟炸機B-24，就在眼前10公尺以內，清清楚楚地看得到，好可怕。幸好，沒有被察覺我們在偷看，否則機關炮一掃射過來，定死無疑。尤其是深夜，無名火柱常從山頂升起，三處火柱連起來剛好構成一個三角形，而其重心就是我們若楠隊（我們部隊的別名）。從火出現，半個小時以內，美軍轟炸機一定來，不管你餓還是飽，不管你醜還是美，都照給豐富的“炸彈宵夜”。

6月，我們部隊移動到龍潭山內的三治水銅鑼圈，晚上睡在國民學校教室，白天躲去山谷中，有點“疏開”的味道。在這裡，沒有空襲，也沒有事做，可以像

和尚，唱唱歌，過著一天又一天的安然無恙的生活。月底，我們一部份的人，大多數的臺灣人和一些體弱的日本人，被編入駐在楊梅山內大茅埔的精銳武 1560 部隊。這是第九師團（金澤師團）的通信部隊，都很年輕，部隊長上尉才 24 歲，無線電教官少尉才 20 歲。這位少尉教官，名字叫做松田清，曾經服務過設在上海的國際電臺，很有學問，戰後還吟詩給我留念。他預料日本會敗戰投降，支那會來接管。

當時，我們最怕的是“鬼畜米英”，支那是我們的鄉親，應該可以放心。可是這個可以放心的偉大“鄉親”，一直到支那兵上陸後才使人們恍然大悟，原來比鬼畜米英更多災多難，而其後的發展每況愈下。

我從火燒島回來之後，曾經幾次投稿于日本福井縣的幾家報紙尋人，請他們代為尋找松田清，但是真可惜，沒有找到。後來，有人說，他回鄉後在金澤市開一家電器行謀生，不久死了。死了也好。過完了清白的一生，值得人懷念、流淚。

在大茅埔的精銳武 1560 部隊，上午上電氣課，下午實習接受無線電信號。一開始好像很難，可是半個月過去，都學得差不多。這中間，不幸害了一場大病，阿米巴赤痢。一天 24 小時跑廁所，嚴重到 60 幾次。比我早害同樣病的人，有一天突然死去。靈堂設在病房隔壁，一天 24 小時，屍衛兵交班時的號令，隔著一片木板傳過來。

好淒涼的聲音。我們木板這邊病房，連我在內有 3 個病患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每人心裡有數，反正那一天不遠。

部隊裡，有中尉軍醫，而且，病也很清楚，是阿米巴赤痢沒有錯，只是沒有藥，無可奈何。據說，阿米巴赤痢的特效藥是鹽酸，既便宜，又打一針即時見效。但是，軍醫總是拿不出這個東西來，而只能開一些對此病無用的消炎片。

在這樣等死的日子裡，有一天松田教官來看我，說有 3 天休假，問我是否要回家。於是，我驅使僅存的皮和一副骨頭，走上回家之路。

一位同學，南雅夫（傅偉奇）兄，一路照顧我。我們從大茅埔出發，經新埔順河流走到新竹。在路上，還遇到美國的洛克希德 P 38 和格魯曼 P 51 戰鬥機，特地找我們掃射好幾次。我們沒有地方可逃，也沒有地方可掩蔽，只能伏地叫阿彌陀佛。機關炮炮彈在半公尺處之內炸裂，向手無寸鐵的 15 歲小孩追殺，幸好沒有打中。

從新竹搭乘火車回竹南，再走路回到中港，已經是傍晚。拖著僅存的皮和一副骨頭，早上出發，一路拉著阿米巴赤痢，再加上美國飛機的機關炮來回掃射，竟然還能回到老家。

阿媽看到我，幾乎嚇倒。母親紅著眼，一五一十地問個不停。阿姑更是大聲哭了。家裡的人，以及隔壁的人，都把我圍起來。阿媽即時請舅公來，把脈後說：“沒有關係，先吃西瓜，再吃藥就好。”果然，第二天下午，不再拉了，奇跡出現了。這位平埔族舅公輕而易舉地救了我一命。

回部隊後，即刻走出病房，回去山谷竹林中的營房休息。

有一天，我們從竹林中的營房走出來，要到大茅埔路旁的茶葉工廠。在路上偶然遇到被派去暗號解剖班（電報密碼解讀班）的日人同學末吉，他很小心地告訴我說：“日本準備要接受無條件投降哦。”

平常，暗號解剖班的人，都住在特區，不能外出，但是現在末吉同學不是在眼前嗎，這就不尋常了。果然，次日“天皇陛下，為了……投降了”部隊長集合我們在育鯉溪河床講話，宣佈無條件投降。

這一天，天氣晴朗沒有半點雲，有一架美軍轟炸機 B 24 飛過我們頭上，但是不再向我們掃射和投炸彈，一片和平景象，似在為部隊長的話做證。心裡暗中高興又害怕。這好像是一種預感，而後來在白色恐怖年代一一兌現。

被關在軍法處

8 月 15 戰爭結束，隔年 3 月畢業，一看到基隆上陸的唐山兵，就不想再升學。為此恩師潘萬枝老師，這時當校長，幾次叫我去做國民學校教員，可是我都沒有去。在鄉下修理收音機謀生，做做小流氓混日子，較輕鬆。

次年夏天，在海南島做皮革生意的老爸坐機帆船回來，叫我一定要再去讀書。翌年 2 月，我先考入延平大學的先修班，繳註冊費，同時發生二二八，於是延平大學被消滅。同年 7 月，再考入省立師範學院的二年制先修班，讀了一年，再以同等學力資格考入師院博物系和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系。

在台大地質系讀到第二年，1950 年 6 月，最後一堂考試，在地質講堂考《地史學》時，當場來了 4、5 個人，把我抓走，送到北署（刑警總隊，現在的靜修女中附近）。在北署住 2、3 天，再把我送到總統府後面的國防部保密局。

帶有“家風”胸章的滿臉青春痘兵，很有禮貌地請我進第 12 號房。

“怪怪，你來這裡幹什麼……”個子高高的鹿港驢仔脫口而出。他是師大先修班的同學呂錫寬。

“好，新來的請進最裡面去。”這時我也不敢多問，最裡面有一個風口，大熱天剛好。

有一次，有人在外面散步時，用手打了兩三下風口，說：“蔡先生，要保重哦……”奇怪，12 號房裡面沒有姓蔡的。12 號房房客，從最外面算進來，陳鳴人將軍、胡伯齡先生、林德旺先生、林榮輝先生、呂錫寬、我。6 個人就像沙丁魚罐頭一樣，擠在一個一張疊大的木頭罐裡面。

“剛才那位是劉明先生，他打錯房，蔡先生是關在隔壁。”“蔡先生是誰？”

我好奇地問。因為，劉明先生是臺灣省石炭調整委員會的老闆，常來地質系。

“他啊，他是蔡孝幹。”“蔡孝幹是誰？”“……”我也不敢再問下去。

在保密局待了多久，記不起來。後來被送到高砂鐵工廠（保密局北所），8 月，再送青島東路之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。9 月再送新店一間由戲院改裝的軍法處分部。10 月判刑，之後送到青島東路軍人監獄服刑。

高砂鐵工廠，牢房較寬，15 名關在一起也不會擠，洗澡的水豐富，不會流汗，比保密局南所好過。同房的人，我不認識他們，他們也不認識我。

有一天，有人提議自我介紹。當然在這樣環境，只能報姓名。

“我是李水井。”“我叫，叫楊廷椅。”“葉盛吉。”“……”

有聽等於沒有聽。姓名報完後，有一個人坐在疊好的棉被上，開始講起話來。這條棉被沒有外套，同房人中只有他有棉被。1950 年的臺北，雖然是 7 月夏天，但是，大清早還有涼意。

他坐在棉被上說，黑皮膚的張法官告訴我：“你們算什麼共產黨。共產黨有你們這樣幼稚嗎。像你們這樣，頂多只不過是患了‘共產主義流行病’罷了。政府將把你們感訓 3 個月，之後，放你們出去重新做人。你說政府不寬大嗎？”

接著好像有感而發：“要是像張法官說那般，大家被送去感訓 3 個月，之後，放人，出去重新做人。那還……，如果不是那樣而被搶斃，那世間上‘沒有比這個更臭’的事了。”◆

相關文章

作者：葉雪淳

出處：北京之春

整理：2010 年 7 月 30 日 14:46